

【美】罗宾·霍布 著

ROBIN HOBB

麦全 译

THE LIVESHIP TRADERS

魔法活船

三部曲II 疯狂之船（下）

MAD SHIP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三部曲II 疯狂之船（下）

【美】罗宾·霍布 著

ROBIN HOBB

麦全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4-241 号

**THE LIVESHIP TRADERS II :
MAD SHIP**

Copyright © 1999 by Robin Hobb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魔法活船. 2, 疯狂之船 / (美) 霍布著; 麦全译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520-0798-5

I. ①魔… II. ①霍… ②麦…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7685号

出 品 人: 缪宏才

总 策 划: 闫青华

责任编辑: 黄诗韵

特约编辑: 沈丽凝 倪若水

装帧设计: 周清华 黄佳菁 胡 静

魔法活船三部曲 II : 疯狂之船 (上下册)

[美] 罗宾·霍布著 麦全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邮编: 200020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字数 794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张 26.875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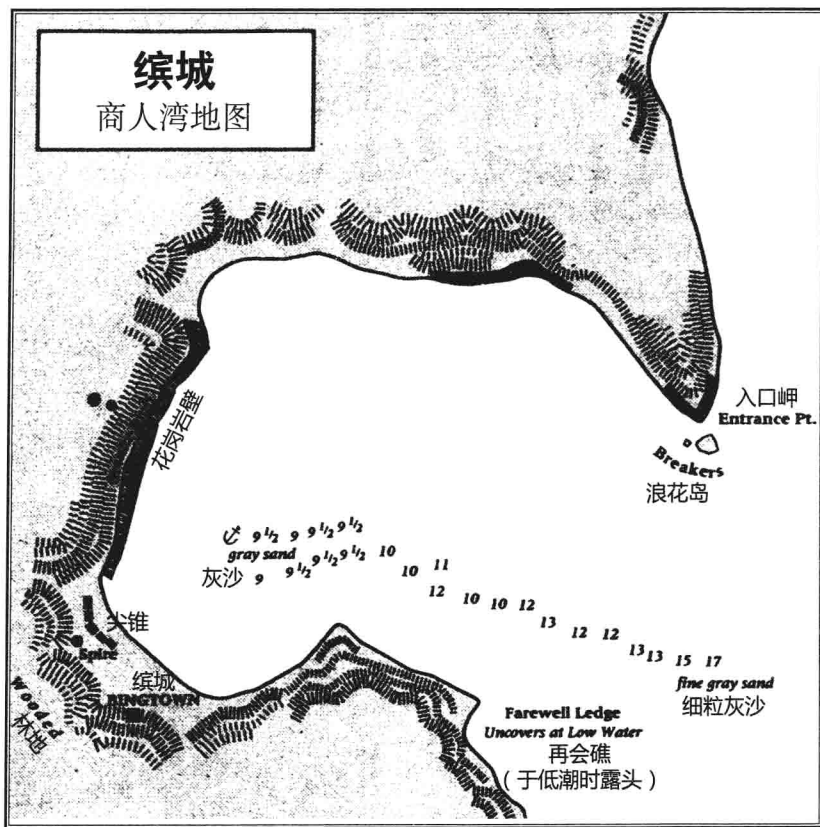
ISBN: 978-7-5520-0798-5/I·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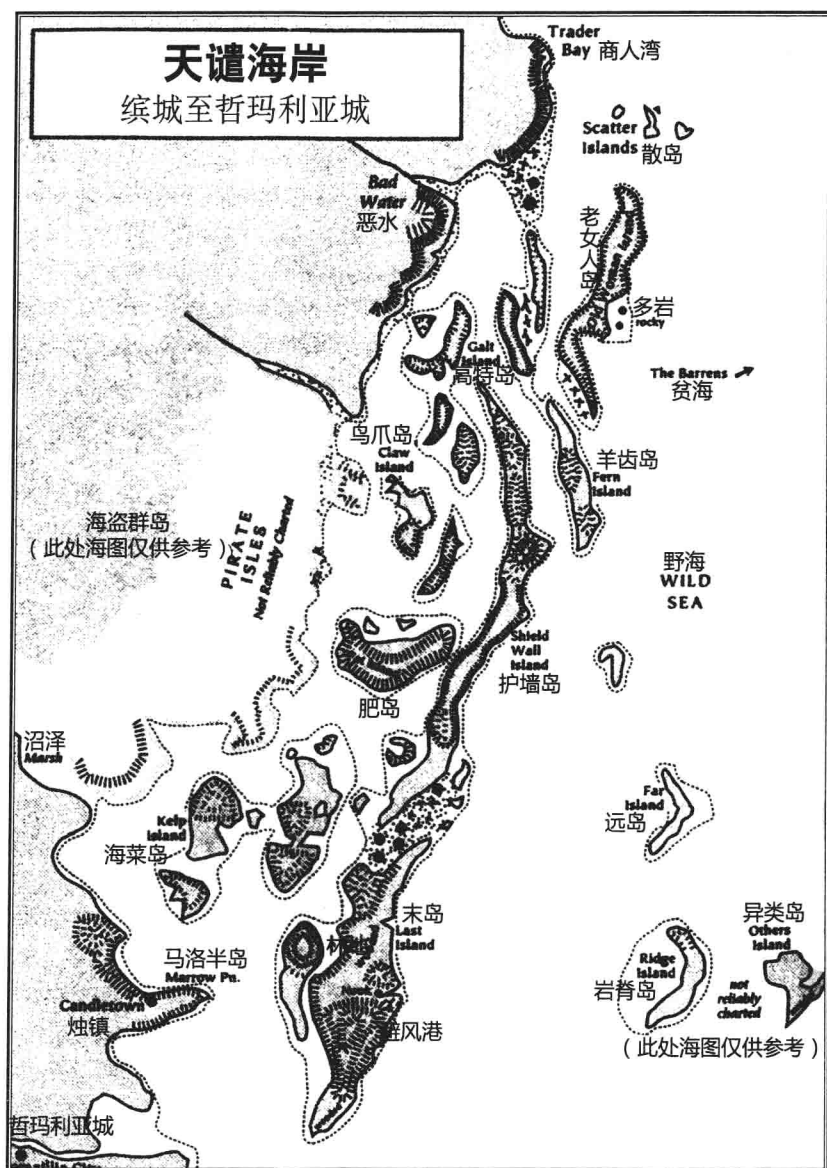
定价: 5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缤城

商人湾地图





Contents 目录

下册

<i>Chapter Twenty: Emazy</i>	第二十章	海盗之道·····	001
<i>Chapter Twenty-One: Vabrage</i>	第二十一章	收拾残局·····	033
<i>Chapter Twenty-Two: A Change of Heart</i>	第二十二章	变心·····	059
<i>Chapter Twenty-Three: Consequences</i>	第二十三章	因果·····	079

High Summer 盛夏

<i>Chapter Twenty-Four: The Ringsgold</i>	第二十四章	金戒指号·····	091
<i>Chapter Twenty-Five: The Launch of the Saragom</i>	第二十五章	派拉冈号入水·····	103
<i>Chapter Twenty-Six: Compromises</i>	第二十六章	妥协·····	121
<i>Chapter Twenty-Seven: Kingdom's Foundation</i>	第二十七章	王国奠基·····	151
<i>Chapter Twenty-Eight: Departure of the Saragom</i>	第二十八章	派拉冈号开航·····	169
<i>Chapter Twenty-Nine: Ringtown Emergence</i>	第二十九章	滨城凝聚·····	185
<i>Chapter Thirty: Shakedown</i>	第三十章	调整·····	203
<i>Chapter Thirty-One: The Salm</i>	第三十一章	风雨前的宁静·····	225
<i>Chapter Thirty-Two: The Storm</i>	第三十二章	风雨袭来·····	243
<i>Chapter Thirty-Three: Drifts</i>	第三十三章	明证·····	273
<i>Chapter Thirty-Four: Oracle</i>	第三十四章	先知神使·····	299
<i>Chapter Thirty-Five: Trehang</i>	第三十五章	崔浩城·····	331
<i>Chapter Thirty-Six: Dragon and Gnatrap</i>	第三十六章	飞龙与大君·····	357
<i>Chapter Thirty-Seven: Death of the City</i>	第三十七章	亡城·····	375
<i>Chapter Thirty-Eight: Saragom's Captain</i>	第三十八章	派拉冈号船长·····	401
<i>Chapter Thirty-Nine: Dragon Rising</i>	第三十九章	神龙升起·····	413

Epilogue 后记

<i>Chapter Forty: The Memory of Wings</i>	第四十章	飞翔的记忆·····	423
---	------	------------	-----

Chapter Twenty

Piracy

第二十章

海盗之道



猎物一闯入眼帘之后，一切的疑惧便犹如晨雾被艳阳照见，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瞬时之间，薇瓦琪与温德洛彼此共享的心灵探索，以及温德洛内种种焦虑和紧致有序的道德观，就像是苏醒中的巫木船体上的油漆那样片片剥落。薇瓦琪一听到瞭望者大叫有船，心里便兴起一股想去狩猎的古老冲动。就在她船上的众海盗应和瞭望者的叫声而开始大声呼喊时，她自己也尖声高叫起来，其声犹如俯冲下扑的老鹰那样尖锐。他们先看到船帆，之后看到船身。那船为了躲避玛丽耶塔号，正惊慌地向前方逃去。船体较小的玛丽耶塔号奋力追赶猎物，而薇瓦琪号则埋伏在岬角之后等待猎物上门。

在薇瓦琪号上服过役的船员很多，其中海盗船员的冲劲绝无仅有。他们在薇瓦琪号的船桅上张起了一张张大帆，力图逮住每一丝风力。海风呼地将船帆吹得鼓胀，又簌簌地拍过薇瓦琪的脸颊，并激起她内在非属于人类生命的所有记忆。她像鹰爪抓物般地将双手朝那逃逸的船伸过去，无心脏也无血液的身体顿时像是闪电雷击般激动起来。她倾身向前，使船更顺畅地划过海水、激起白沫，并引得众船员兴奋地大喊。

“你明白了吧？”攀在船首风帆上的柯尼提得意地叫道，“你天生就是这样啊，我的琪小姐！我早就看出来！你之所以生成，绝不是为了默默地扛着货物来来去去，那跟村妇提水有什么两样？追上去！啊，他们看到你了。瞧，

他们一看到你，急成什么样子了！不过他们再怎么急，也是白忙一场。”

温德洛紧抓住柯尼提身旁的船栏。他眼角冒出的泪水被咸咸的海风一吹，感觉热辣辣的，不过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紧咬牙关，以便把反对的意见按捺在心中。他虽不以为然，但心脏却照样因此而激动地怦怦跳着，全身血液则因为这场野蛮的追逐而奔腾。他大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对此一点也不热衷，但他是瞒不过薇瓦琪的。

柯尼提和索科可不是随便挑个目标就追。关于繁纹号的传闻，早在几个星期前就传进了索科耳里，但他一直等到近来船长的身体差不多康复了，才把消息告诉柯尼提。繁纹号的船长名叫艾弗瑞，这个人不但在哲玛利亚城说大话，也在几个小港口放出风声，说奴隶买卖这一行他是做定了，不管海盗有多么大胆、有多么义正辞严，都别想吓倒他。柯尼提听了之后便告诉薇瓦琪，这个艾弗瑞如此夸口，真是笨得可以。艾弗瑞的名声众所周知：他只带最上等的货色，也就是受过教育，适合担任家教、屋里的仆人，或者管理产业的奴隶。此外他也运送全哲玛利亚最精致的用品，像是上好的白兰地酒、熏香、香水，以及细腻的银器。这艘船要开往恰斯国，而那些恰斯买主希望艾弗瑞给他们带来最稀有的精品，同时也愿意付出相当的价码。

虽说繁纹号是条肥羊，但这却不是柯尼提平时会挑选的目标。毕竟，容易上手的猎物多得是，何必去沾惹这种速度快、有防备，水手又都训练有素的船？可是艾弗瑞不但老是把那种话挂在嘴边，而且也太过夸口了，这种目中无人的说法，柯尼提怎能忍下去？别忘了，他也得守住自己的名声。艾弗瑞竟敢对他下战帖，实在是太笨了。

为了逮住繁纹号，柯尼提几次到玛丽耶塔号上去跟索科商议。薇瓦琪只知道他们在讨论埋伏在哪里最好，除此之外就一无所知。她几次好奇地向柯尼提打听行动的细节，他总是言词闪烁地回避。

这两艘船朝繁纹号包围上去时，薇瓦琪想起温德洛在前一天晚上所说的话。昨天晚上，他直率地指出陈柯尼提的不是。“柯尼提之所以要逮住这条船，为的不是正义，而是为了面子。”温德洛指责道，“其他运奴船上载的奴隶人

数比繁纹号多得多，而且船舱里的状况差到了极点。我听人说，这个艾弗瑞并不会把奴隶铐起来，反而任由他们在底舱自由活动；他慷慨地供应食物和饮水，所以他的货色抵港时都很健康，并且能卖到好价钱。柯尼提之所以盯上艾弗瑞的船，可不是因为他痛恨奴隶买卖，而是因为繁纹号所带来的财富和名声。”

薇瓦琪听了之后思索了片刻。“柯尼提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可没有你说的这种心情。”最后她答道。她并未就这个话题延伸下去，因为她也不能完全确定柯尼提到底是什么心情，她知道柯尼提有很多地方瞒着她，所以她换了个角度。“其他运奴船上的奴隶既肮脏又没吃没喝，但是繁纹号船舱里的奴隶若是能得到自由，难道就比较不会感激吗？难道你认为，只要主人像是对待有价值的狗或马一般地对待奴隶，你就可以容忍奴隶买卖这个行当？”

“当然不是！”温德洛立刻反驳，然而此后薇瓦琪就把话题引向她比较容易控制的方向去了。

直到今天，她才终于知道，柯尼提谈到繁纹号时的心情该用什么文字来形容了。说穿了，那是对于狩猎的贪婪欲望。她眼前那艘敏捷迅速的小船乃至至美之物，而柯尼提看到至美之物，就像猫看到拍翅的蝴蝶一般，非得扑上去不可。柯尼提这个人性格务实，所以他理应不会找上这么难逮的猎物才对。但是对方既然来招惹他，那么他也就忍不住，非得应战不可了。

随着薇瓦琪号与双桅船繁纹号的距离越拉越近，温德洛内心那晕眩期待的心情也越加炽热。之前他已经一再警告柯尼提，千万不能让薇瓦琪号的甲板染上鲜血。他想尽办法向那海盗解释，一旦船上染了鲜血，死者的回忆就会永远刻在薇瓦琪心中。温德洛很难说清楚死者的回忆何以是沉重且痛苦的负担，但要是柯尼提不理睬他的苦劝，任由人们在薇瓦琪号的甲板上打打杀杀，甚至在甲板上处决人犯，那薇瓦琪怎么承受得了？然而之前温德洛去找柯尼提，恳求他别把薇瓦琪号当海盗船来用的时候，柯尼提却仿佛觉得他的话索然无味，听完之后还幽默地诘问他，逮住活船，当然就是要拿来当海盗船用，不然温德洛以为他逮住活船要做什么？温德洛听了哑口无言，只能耸耸肩。看这光景，

他若是继续恳求下去，只会逼柯尼提去证明他不但能控制住船，也能控制住这少年。

繁纹号的船员都爬上船桅高处去控帆、升帆，要是只有玛丽耶塔号在后面追，那么繁纹号说不定能逃得过去。但是薇瓦琪号不但比双桅的繁纹号更快，位置还横在它之前。有那么片刻，温德洛本以为繁纹号会从薇瓦琪号身旁溜过去，逃到开阔的海面上。不过接着温德洛就听到那运奴船上有人大声号令，于是船员便发狂似地升帆，免得被人拦下来。几分钟之后，玛丽耶塔号和薇瓦琪号便围住了繁纹号，玛丽耶塔号抛出了几个铁钩爪，牢牢地卡在繁纹号的甲板上。

事情到了这个程度，繁纹号的船员也就顾不得升帆逃命，改而拿出武器自卫了。他们的准备十分周全：首先抬出几锅滚烫的沥青，将箭镞沾了沥青之后射出去，玛丽耶塔号的甲板和船壳上因此而有多处烧了起来；接着有些人穿上皮革轻盔甲，轻松熟练地拿起刀刃；有些人则背起弓箭，迅速地爬上繁纹号的船桅。在玛丽耶塔号这边，有些海盗拿着湿帆布灭火，有些人则操纵投石器，让一阵阵石雨打在繁纹号上。随着铁钩爪将那艘不幸的船越拉越近，玛丽耶塔号上那群嗜血的进攻队伍也期待地挤在船栏边等待，玛丽耶塔号上的武装打手可比繁纹号上的要多太多了。

薇瓦琪号上的人只能嫉妒地挤在船栏边观看，并叫嚷着为玛丽耶塔号上的弟兄打气、指点。弓箭手攀上了薇瓦琪号的索具，朝繁纹号的船员和甲板射出箭雨，这是他们对于这场战役的最大参与。不过这箭雨发挥了极大的效果：繁纹号上的船员必须时时谨记，他们所面临的敌人，不只是玛丽耶塔号而已，而忘记这个要点的人，就会被一枝枝飞箭射穿。薇瓦琪的船头朝向那两船冲突的方向，但是柯尼提勒住薇瓦琪，不让她向前去。他站在前甲板上，双手紧抓着船栏，并低声地对薇瓦琪讲话，好像在教导她。偶尔一阵风吹来，把柯尼提的低语声送进温德洛耳里。柯尼提的话显然只是对薇瓦琪说的。“哪，你瞧，率先越过船栏、跳到对方甲板上，脖子上绑着红手帕的那个，就是苏吉，那个无赖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抢先。苏吉后面那个，看见没有，那是罗格，罗格对

苏吉崇拜得不得了，所以那小子难保哪一天会因此而送命——”

那人形木雕听了直点头，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火热的场面看。她双拳紧握，举在胸前，嘴唇则因为激动而微开。温德洛朝薇瓦琪探索时，只感觉到她困惑且十分热切，她船上的人既嫉妒又激动，恨不得亲身为之，而他们的心情像是节节升高的潮水般一再地在她心中拍击。柯尼提的心情则与他们不同，他对于手下的表现非常得意。衣着鲜明的海盗蜂拥到繁纹号上，然后散开，把战斗带到全船上下。海风拂过繁纹号和薇瓦琪号之间的开阔水面，传来咒骂与尖叫声。从薇瓦琪号飞出去的箭雨刺穿了人的血肉，然而就算薇瓦琪想到这一点，也丝毫没流露出任何恐惧的情绪。由于是远观，所以血腥的杀戮看来像是色彩鲜明的活动，有那么一点戏剧性的效果和悬疑紧张的味道。有一个人从繁纹号的索具上掉了下来，他掉下来时撞到船桅的横梁，勾住了一下，然后便直直地落在甲板上。见到此景，温德洛惊骇地缩身，但是薇瓦琪的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只顾看着前甲板上繁纹号的船长和索科的大战。艾弗瑞船长的细剑像是银针般地朝身材粗壮的索科攻过去，索科以左手的短剑格开对方的剑刃，并以右手的长剑进攻。这场格斗随时都可能会闹出人命。薇瓦琪看得眼睛发亮。

温德洛对柯尼提瞄了一眼。由于薇瓦琪是远观，所以她只看到刺激的战斗活动，但无从感受其中的恐怖。她的甲板上并未洒下鲜血，而烟味、即将死去之人和伤者的尖叫声也一下子就被海风吹走。海盗像是污渍一般，慢慢地，但是牢牢地沾在繁纹号的甲板上。这一切薇瓦琪都看在眼里，但她却又置身事外。莫非柯尼提是要一步步地把杀戮活动引介给薇瓦琪，好让她慢慢习惯暴力？

温德洛清了清喉咙。“那儿死了好多人，他们的生命在痛苦与恐惧中结束。”

薇瓦琪很快地瞄了温德洛一眼，然后又继续盯着战斗场面。她不答腔，反而是柯尼提应答。“那是他们自找的。”柯尼提指出，“他们选了这一行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或许会送命。我说的可不是我手下那些志愿参战的英勇男子，我说的是繁纹号上那些人。他们早料想到会遭受攻击。这是自己招惹来的。他们到处吹嘘他们有多行，你还记得吧。他们船上的皮盔甲、长剑和弓箭样样都不缺，要不是早料到战斗必不可免，要不是早就知道免不了遭人阻拦，那么

怎么会带这些东西出海呢？”柯尼提哈哈大笑。“所以啦，”他笑道。“你眼前所见并不是杀戮的场面，而是意志之战。你甚至可以说，正义与不公之间，永远都有冲突，而你眼前所见，就是这种冲突的具体展现。”

“好多人送了命。”温德洛顽固地强调道。他本想把这句话说得振振有词，最后却发现，因为那海盗的说辞无懈可击，所以自己答话的时候口气竟有点犹疑。

“凡是人，就免不了一死。”那海盗轻松自若地应和道，“现在你我虽站在这甲板上说话，但我们的生命也在消褪，像是短暂的夏日花朵一般地逐渐枯萎。然而在你我死后，薇瓦琪仍会活得好好的，温德洛。死亡也不坏啊，难道薇瓦琪不是因为吸收了几个亡魂，所以才苏醒过来？你这么想吧，温德洛，自薇瓦琪的观点来看，到底她是天天在目睹我们的生还是我们的死？其实你可以说是前者，也可以说是后者。没错，那儿是有痛苦、有暴力，但是万物皆难逃这二者，即使非属邪恶之流也是如此。洪水凶猛，拔去了河岸的大树，但是洪水带来的滋养与水分也带来更多的生机，足以弥补而有余。琪小姐与我，我们是正义的斗士，既然如此，如果我们必得扫除邪祟妖孽，那么即使不免痛苦，也行而无憾。”

柯尼提的嗓音低沉雄厚，犹如远处传来的雷声，也如同雷声一般地令人不安。他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温德洛知道他这番话必有漏洞，自己若能至少揭穿一个漏洞，就可以把柯尼提的通篇大论反驳掉。最后温德洛决定退守，他提出在书上看过的说辞。“善与邪之所以不同，在于善者可以忍受邪祟，但仍坚毅不摇，而邪祟则不免终被善者消灭。”

柯尼提亲切地笑笑，并摇了摇头。“温德洛啊温德洛，你仔细想想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善者竟能忍受邪祟、任由其存续，那也未免太浑浊了？他们若是只以自己的舒适安全为念，那就不是真正的善，而是肤浅的屈从。难道我们明明看到那船舱里有人受苦，却还掉头走开，并说‘这个嘛，我们这船上都是自由人。我们帮不上什么忙，所以走了最好，至于他们，那就自求多福吧’？你们修院教的应该不是这种道理吧？”

“我才不是那个意思！”温德洛气急败坏地反驳道，“所谓善者之忍受邪祟，跟岩石不受雨水之侵蚀是一样的道理。那不是忍受，而是……”

“结束了。”柯尼提流畅地打断了温德洛的话。繁纹号上的人将一具具尸体丢入海中。不过繁纹号之后并未跟着几条海蛇。那船既干净，速度又快，所以从未吸引海蛇尾随。现在他们把繁纹号的三角旗降下来，改而升起以红黑为主色的渡鸦旗。舱盖一打开，奴隶们纷纷爬上甲板。柯尼提回头一望。“依姐，让他们准备小艇，我要亲自去瞧瞧。”接着他转向温德洛。“小伙子，要不要一起来？你要是亲眼看到我们所解救的奴隶对我们多么感激，那你可能会多懂不少道理，说不定还会因此而改变心意呢。”

温德洛慢慢摇摇头。

柯尼提大笑。他换了个声调，吩咐道：“你还是跟我一起来。动作快，不要拖。虽然你嘴硬，但我还是要教你。”

据温德洛猜测，柯尼提此举多少是为了避免自己私下跟薇瓦琪谈论方才他们目睹的场面有什么意义，柯尼提就是要让薇瓦琪在回想起掳获繁纹号的场面时心里只想到他的论调。温德洛咬紧牙关，但还是转身跟着那海盗离开。他一定可以忍耐下去。接着柯尼提伸出一臂，环抱住温德洛的双肩，吓了他一跳。柯尼提把重量靠在温德洛身上，仿佛他需要人扶持。柯尼提以亲切的口吻说道：“输也要输得优雅，温德洛，毕竟你不是真的输，因为我必得教你，所以你必有所得。”柯尼提咧嘴笑着劝道，“你该学的可多了。”

后来，当他们坐在小艇中，由水手划着送他们前往繁纹号时，柯尼提倾身在温德洛耳边说道：“我说小子，就算是岩石，也终不免被雨水一点一滴地滴穿。但即使如此，岩石也不需觉得可耻。”接着柯尼提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坐直起来，眺望着他的奖品，眼里满是欣喜得意之情。

当艾希雅匆匆穿过家宅后面的树林爬下悬崖时，突然起了一阵大风，刮来几个断续的笛音。她早跟贝笙和琥珀说好要在中午之前碰面，以便一起把消息告诉派拉冈。不过艾希雅一想到派拉冈听到这个消息不知会起什么反应，就

忧虑得反胃起来。那笛音听来还不算是乐曲，倒像是在试音，大概是哪个孩子在沙滩上吹笛子吧。

说起来，那深邃的笛音应该早让她想到是那眼盲的人形木雕在吹牧笛。派拉冈专心一意地吹笛子，脸上的表情都变了，他额头的线条变得柔顺，肩膀也不再防备地竖起来。艾希雅从小就认识派拉冈，在她心中，他是一艘阴晴不定、疑神疑鬼的船，但是眼前的他却与印象中截然不同。艾希雅心中闪过一股嫉妒之情：没想到琥珀竟能让他改变这么多。

那组特大号的牧笛想必是琥珀的作品。艾希雅突然想起自己的缺陷，不禁摇了摇头。她认识派拉冈这么多年，却从没想到要像琥珀那样送他那种礼物。那木珠匠人送了许多玩具和小玩意儿给他，让他手上有东西可玩，心情也有个寄托。艾希雅是派拉冈的多年老友，但是她一向只把派拉冈看作是失败的活船。她很喜欢他，也把他当成人来看待，而不只是物品，不过，她对他的印象从未改变，那就是，他是一艘船，而这艘船违背了人们对他的信任，所以这船不安全，永远不得再度出海。然而琥珀却引出了派拉冈心中那活泼的——但有点发育迟缓的——孩童心性，并让他有所发挥，因而使他的心情大为不同。

艾希雅走近之时却迟疑了起来。派拉冈只顾着吹笛子，所以根本没察觉到她走近。那人形木雕原来是雕成大胡子、脸上有棱有角的战士容貌，但多年前，有人以斧头砍掉了他的双眼，如今他虽仍一脸乱糟糟的胡子，脸上却露出少年的稚气。艾希雅之所以来找贝笙和琥珀，为的是要一起劝服派拉冈，请他接下一宗任务——虽然他之前的纪录惨不忍睹。一谈起这件事情，恐怕派拉冈就别想感受这晴朗的天气，也顾不得开心地吹笛子了。艾希雅打算请派拉冈出海，然而他最怕的就是出海。要是今天再度提起，他会有什么反应？打从贝笙第一次提起这个计划，她就担心这会对派拉冈造成什么影响。然后她想起了薇瓦琪，因此而硬下心肠。派拉冈毕竟是活船，人们之所以打造派拉冈号，为的就是要他出海，而她若能让他再度出海，那么他自己的收获绝对比收到琥珀送的那些小玩意儿要大很多。

至于派拉冈若是再度让众人失望，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艾希雅则故

意不去想。

她闻到篝火的味道了。夏天到了，天气暖和了，所以琥珀几乎都在沙滩上煮东西吃。琥珀在派拉冈号上营造出不少变化，其中有些艾希雅颇为赞同，有些则让她惊骇异常。如今的船长室因为木作都磨光、上油，看来焕然一新，黄铜物品都擦得光亮，坏掉的碗橱和铰链也都修复了。现在的房间里散发出亚麻籽油、松节油和蜂蜡的香味。晚上的时候，琥珀在房里点起一盏灯笼，使一切都带着蜂蜜般的金色光芒。

但是琥珀在船长室的地上开了一扇暗门，以通到船舱里去，这就大大教人失望了。贝笙和艾希雅两人初次看到那暗门的时候都气得要命。当时琥珀向他们解释，她之所以开这个暗门，为的是要有个快速的通道，好把各式用品搬到船舱里去，但是贝笙和艾希雅都无法接受。他们跟琥珀说，任凭哪一艘船，都不会在船长室里开一道暗门。就算暗门上了栓，又盖着上好的地毯，艾希雅还是觉得开这暗门实在过分。

除了船长室之外，琥珀也修理了其他地方。好比说，船上厨房就清理得干干净净，而且打磨得亮晶晶的。虽说现在琥珀多是在沙滩上煮饭，但她仍把锅碗器具收在厨房里。其实甲板倾斜得很厉害，琥珀怎能自如地在船上活动，这点艾希雅也不清楚，若是问起来，她只会说，把这些地方修好，派拉冈好像比较开心，所以她就着手修理了。全船上下的沙尘都已清扫干净，被风吹来的紧攀在船上的海草和苔藓也都清得一点不剩。琥珀还在船舱里焚烧清新的熏香药草，一方面除虫，一方面除湿，而且现在所有的门、窗和舱盖都可以关紧了。这些是他们还没讲定派拉冈的出海计划之前，她就做好的。一时间，艾希雅思索着琥珀所尽的心力，接着又把这念头抛在脑后。

“派拉冈！”艾希雅叫道。

派拉冈放下嘴边的牧笛，朝艾希雅的方向咧嘴而笑。“艾希雅！你来看我了。”

“是啊，贝笙和琥珀也在吗？”

“他们两个成天黏在这里啊！”派拉冈快活地说道，“他们在里面。不

晓得为什么，贝笙就是想要探查一下舵轮到船舵的机关是不是还畅通。琥珀跟他在一起。他们再一会儿就出来了。”

“你的笛子好可爱，是新的吗？”

派拉冈露出窘状。“也不怎么新啦，已经一天半了。只是我到现在都还吹不成调。不过琥珀说，吹不成调也没关系，她说，只要我吹笛子觉得高兴，那就与歌曲无异了。但我还是想要吹出个曲子来。”

“琥珀说得很对。等你玩熟了之后，自然能吹出曲子。”

远处传来海鸥受到惊扰的叫声，艾希雅忍不住转头去看。沙滩远处，有两个女人正在朝派拉冈号走来，她们身后跟着一个矮胖的男子。艾希雅皱起眉头。他们来早了。这件事情她都还没跟派拉冈提过，而他马上就会发现，不管他心意如何，这件事都已成定局。她得赶在他们抵达之前，先去跟贝笙和琥珀商量才行。

“海鸥被什么吓到啦？”派拉冈问道。

“没什么，沙滩上有人散步。我……呃……想喝杯茶。我要借用琥珀的烧水壶，你不介意我上船去吧？”

“上去上去，我敢说琥珀一定不介意。欢迎登船。”

派拉冈心不在焉地拿起笛子来吹，艾希雅顿时觉得自己像是背叛了他似的。再过不久，派拉冈的人生就会完全改观了。最近，贝笙在船边架了个梯子，艾希雅爬上梯子，小心地走过甲板，钻进后舱盖。沿着梯子爬下去时，她听到他们两人的声音从底下传来。

“看起来状况挺好的。”贝笙说道，“不过这很难说，因为船舵卡在沙子里。等到船入水之后，我们再瞧瞧船舵转动得是否灵活。不过，上点油绝对是有益无害。就派克利弗去上油好了。”

艾希雅虽然担心，但是听到这里，仍不禁笑了起来。照贝笙的说法，克利弗那个童奴真是烦死人了，但尽管如此，他仍不声不响地挑起了打杂小弟的角色。贝笙会把别人没空做，但是并不复杂的小事派给他去做。之前那孩子说，船上的事他很在行，这并不是空话。他住在这废船上倒是很自在。派拉冈一下

子就接受了那个小男孩，不过那男孩对那个活生生的人形木雕却适应得很慢。直到现在，克利弗还是很害羞，不太敢直接跟派拉冈讲话。艾希雅心想，其实这反而好，毕竟这一个星期以来，他们藏着这个秘密，还没跟派拉冈说。

要说动达弗德·重生这个人可不大容易。他在罗妮卡面前先是一口咬定，派拉冈号的买卖、协商，他一概不知情。不过罗妮卡无情地坚持，达弗德一定知道买卖双方提议的条件，此外她又坚持，这件棘手的交易只有达弗德做得来。最后，达弗德终于承认他的确知道派拉冈号的拍卖细节，而艾希雅听到这里就离开房间了。她觉得十分不屑。他可是缤城商人啊，他跟她是在同样的传统环境中长大的，既然如此，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缤城的活船？他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竟然以金钱去劝诱大运家族做出这等丑事？达弗德这等行径不但残酷、错误，而且背信忘义；他看在钱财的份上，看在新商的影响力上，就背叛了自己的缤城传统。除了不屑之外，艾希雅还感到痛心。达弗德·重生啊。在她小时候，达弗德总是带糖果来给她吃；她家人出门常常搭他的便车。他看着自己长大，还在她十六岁生日的时候送花给她。可他竟是个叛徒。

后来的协商就由罗妮卡和凯芙瑞雅包办了。现在想起来，艾希雅觉得她们像是在勒索达弗德似的，这种事情，她实在做不来。她避着达弗德，因为她知道自己势必是无法客气地跟他讲话了，可是她又不能得罪他。

艾希雅一路爬下楼梯，她一下地就朗声宣布道：“他们几个已经来了。母亲才刚走到沙滩边而已，重生商人也跟着来了。希望重生聪明一点，千万别多开口，但恐怕未必能如此。你们跟派拉冈提过了没？”艾希雅直视着琥珀。看着琥珀比较容易，她跟贝笙之间虽没有敌意，却不大自在。

“还没！”琥珀露出震惊的脸色。“我打算等你到了再一起告诉他。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来了。”

“他们来早了。不过我们可以派克利弗去通知他们，请他们等我们打信号之后再过来。”

琥珀思索了一会儿。“不用了。依我看，这事是早早了断的好。我看派拉冈是免不了会发一顿脾气的，但我想他私底下反而会很高兴。”琥珀轻叹了